

與名人有約系列



# 金光裕 建築城市 也書寫城市

早前，2011「香港·深圳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舉行了發佈會，今屆其中一個特別之處，就是香港部分有兩個總策展人，一個是來自香港的李亮聰（Anderson Lee），另一個是來自台灣的金光裕（Gene King），他倆均是著名建築師。在他們介紹展覽主題、規模、參展單位等內容前，筆者翻閱兩位策展人的資料，原來筆者早在三四年前已訪問過Anderson，但看到金光裕的資料時，突然被「hold」住，原來他除了是建築師外，曾當過建築雜誌《建築Dialogue》的總編輯，而且憑《殘兵記》獲得82年台灣聯合報小說獎，推出了好幾本小說，近期推出了第一本長篇小說《七出刀之夢》。

不知是否因為集建築師、作家、前雜誌總編等身份於一身，金光裕在建築師的傲氣之外，更多了一股文氣。

為了這次展覽，他最近港台兩邊走，有時還要去深圳，早兩日他來港和Anderson及其他策展人開會，筆者唯有「強行插入」，跟金光裕從建築展談到他的小說，最後發現原來兩者大有關係。

在港大建築系的房間中，看到這次「香港·深圳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的模型，還記得Anderson和金光裕在發佈會時說：「我們想深入探討公共領域在不同生理年齡的城市的面貌，公共領域包括了公共空間、公共藝術、公共基礎設施等，它們反映了各個城市的歷史、文化的發展階段與程度……我們希望描繪出一個夢想城市，不論甚麼年紀，皆具備老年人的悲憫與智慧，中年人的成熟與實際，以及年輕人的純真與活力……」金光裕和Anderson便來到這裡。筆者準備跟金光裕訪問時，他問：「你看不看武俠小說？」「我以前曾看過金庸、古龍的小說。」他從行李包中拿出一本新鮮出爐的《七出刀之夢》。那麼，我們就從小說談起吧。



雙年展策展團隊：（左起）策展人祈宜臻、總策展人金光裕、策展人劉文君及總策展人李亮聰，中間是雙年展的模型。

後來99年和太太開了建築事務所，05年又當了建築雜誌的主編，中間更接了不少大project，比如賽、展覽等。我05年辭去雜誌工作，才有時間重拾這本長篇小說。但由於之前都是寫短篇小說，所以中間花了一段時間去摸索，寫了又改，找更多資料，再改再寫，又給其他朋友看過，再改再寫。因此，才花了這麼長時間。

是時間的旅程，每篇文章都有一種結構，有它一貫的邏輯，或許有作者刻意使用不美的語言，但作品本身一定有它自己的生命，不是複製品。我認為每篇文章、每棟建築，甚至每個城市，都是unique的，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書是這樣，我的建築是這樣，就算這次展覽也是這樣，我就是想透過建築去說出香港、深圳、台灣，以及其他不同城市的故事。



金光裕最新推出的小說《七出刀之夢》。

金光裕簡介：  
金光裕擁有美國紐約州及台灣註冊建築師資格。他曾於紐約著名建築師事務所工作十年，1999年與太太石靜慧在台北創立金石建築師暨金光裕建築師事務所，曾參與計劃包括2010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美術公園區、台灣大學環境研究大樓及鹿鳴廣場、高雄醫學大學圖書館、基督長老教會大稻埕教堂等。他在1998年至2005年擔任中英文雙語月刊《建築Dialogue》總編輯，刊物數次獲得台灣新聞局主辦之金鼎獎最佳雜誌及美術編輯獎，期間他亦擔任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的「2004台灣建築展」及「地貌改造運動」總策展人，及台灣交通部觀光局「地景系列」及「門戶系列」國際競圖策劃主持人，並主辦多個國際建築交流活動。他獲得的文學重要獎項包括聯合報小說獎（1982年）及中山文藝獎（1989年）。

問：但你對寫作和建築有沒有相同的理念？

王：我很反對globalization（全球化），以城市來說，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及歷史背景，所以衍生出不同的特點，但globalization會令這種多樣性變成單一化、標準化，只剩下狹隘的思想，這是不我想見到的。所以，這次展覽，我們想看到不同城市的故事，讓大家明白各個城市的特色，啟發我們去思考其好壞，沒有一個地方是完美的，可能一個好，兩個壞，但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各個地方的好，從而建構出一個理想城市。在我的小說中，你也可以看到我反對globalization的思想。我在書中的前言也指出，主角處身的時代，其實是個文化百花齊放的時代，雖然有很多戰爭，但沒有文化上的趕盡殺絕。

這次金光裕來港幾天，便要回台灣，之後再隔一段時間，再來港開會，和Anderson及其他人繼續完成這次雙年展大計。看着這次建築雙年展的模型，筆者想起香港這邊的主題是「三相城市：時間·空間·人間」，著墨於城市及其建築有形與無形的層面、全球發展趨勢，以及這時、這地、這人的特性。其實，建築是一種很有時間性的載體，它因為人而存在，而人也在其中生活着，兩者結合才成為一個城市，而我們的故事，也在其中衍生。



「金石」組合——金光裕及太太。

問：可否介紹你最新的小說？

王：其實我寫小說應該比做建築更早，因為我在中學時已開始寫。82年憑《殘兵記》拿下聯合報小說獎，是很久以前的事，超過二十年了。之前我寫短篇小說，這次《七出刀之夢》是第一部長篇小說，用了超過十年時間構思及搜集資料，用六年時間來寫。新書是以五代十國為背景，主角是慕容超。「慕容」這個姓其實也算特別，金庸、臥龍生等小說也有以「慕容」為姓的人物，但都是給人很神秘的感覺，所以我對這個姓很感興趣，從歷史書去找相關的資料，發現原來這姓氏很有趣，但很少人認識，所以小說主角就以「慕容」為姓，你看下去就知道。

問：為甚麼要花這麼多時間才完成？

王：的確是花了很多時間，就連我女兒也看不過去，因為我在她很小的時候，已說要寫，所以她也耐煩，曾說如果不寫，便她來寫。我在紐約生活、工作了十多年，1994年回台灣，我想大概是那段時間開始醞釀吧，我原本想寫四本，但

問：你太太對你工作及寫作有甚麼意見？

王：公司的名字便是從我們的姓氏而來——金石。我們的性格很不一樣，我想事情比較傾向大方向、概念化的，但太太則很detail，是很傳統的建築師。或者就是這樣，可以互相補足，在處理project時，我會先想出一個概念，太太就想如何完成，互表意見，互相批評，這種做法很好。她對我的小說也沒有很多意見，只是說要包含很多愛情。我想這是男女對所謂浪漫的不同看法吧，或是因為兩性的思想不同吧。不論是武俠小說也好，時代小說也好，女性總認為要有多些愛情，以感性為先。但男性就不同，中國武俠小說也好，西方中世紀故事也好，中心思想都是圍繞國家、公義等理念，說的是brotherhood。

問：那麼，你認為寫作和建築有沒有緊密的關係？

王：文學對我來說，某程度是認識自己的一種方式，所以一直沒有完全放棄寫作。文學和建築都是透過藝術的敘述方式與人對話，每個創作者的文字風格就是他個人思想的符號。年輕時提筆，是因為身體裡似乎有一股熾烈的火在燃燒，不馬上寫出來會很難受。年紀大了寫作，是因為隱約仍感覺到內在的溫度，而它會持續醞釀許久。年輕時，我不覺得建築和寫作有甚麼關係，但之後逐漸明白到，建築屬於空間，而閱讀

有說那是革命的需要，我不相信。革命需要雜文，也需要小說，讀者也需要詩，不能說需要哪一種題材，就為了革命犧牲小說。如果一個人有很多特別好的小說題材在那燃燒的話，你摀都摀不住他，就是你要槍斃他，他也会在臨槍斃前10分鐘還想寫幾個字。所以這些是人為製造的、圍繞魯迅的一些不夠客觀、不夠實事求是的說法。當然，加上海外有一些對左翼文學本來就反感的人，也趁機貶一下，這就是人為製造對魯迅的歧異。

問：想問你一個相對來說可能有一點點尖銳的問題，在上個世紀80年代你已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作家，已經在魯郭茅巴老曹（即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編者注）的邊緣，甚至說已經進入了這個行列。當時你還年輕，很多文學愛好者以為你會更進一步，但是這麼多年來，似乎又沒有更進一步。我想問，如果是要進步的話，你認為自己可以如何進步？

王：進和退這個不好說，這個只能讓歷史來評價，但是我可以說，80年代以後，我的光陰沒有虛度，過去我做了大量事情。期間我完成了長篇



王蒙

小說《活動變人形》、《青狐》、《戀愛的季節》、《失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和《暗殺—3322》。這七部長篇小說大概有200多萬字，另外，我還完成了我的夙願，就是做李商隱的研究和《紅樓夢》的討論。我也出版了書研究李商隱，也出版了四本《紅樓夢》文本的評點本。尤其是近五年，我對老子、莊子做了相關的討論，都不是完美無缺，相反因為我做的事太多，在時間上有一點趕，所以討論中有粗糙的地方，還有硬傷。我追求的是充滿活性的老子和莊子，我認為他們寫的東西不管多麼抽象、深厚，都充滿了他們對生活的概括。所以我也用我生活的經驗，包括社會、政治和文學經驗，來和老子、莊子做對比。當我想起這些事情時，我覺得非常開闊，也覺得很滿足，但當然也有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華夏之聲聯合播出之《文化名人面對面》。節目逢星期日下午三時至四時在普通話台播放，港台網站（rthk.hk）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 文化名人面對面

# 半生多事、多拐點的王蒙

內地著名作家王蒙的人生因與很多領袖人物交往而顯得跌宕多姿、坎坷曲折、多事也多難，但他處亂不驚、一一化解，令人歎為觀止。他在人生歷程中處處表現出智者洞察世事的大智慧，豐富了我們對生存的認知。

問：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當我們重新審視他的時候，才發現也許我們對魯迅的評價並不全面。

王：我覺得魯迅是個性非常強的作家，他的深度在五個那個時代的作家當中是無可比擬的。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寫作量很大、也很好，郭沫若也好，巴金也好，丁玲也好，他們都寫得很好。但是他們對人性的剖析，對中國封建主義的剖析，對社會的批評，都很難達到魯迅的那個高度。當然，魯迅也有片面的地方，也有激烈的地方。人們對他各種看法，我覺得這也是正常，因為很長一段時間，對魯迅我們只准說好，所以造成了一種逆反心理，有些人找到機會就會說幾句對魯迅不敬的話。我其實非常尊敬魯迅，但不認為有必要把魯迅神話化。魯迅是非常好的作家，也是偉大的作家，比如說，我有時候覺得魯迅的小說和散文詩寫得那麼好，我就會期待他有更多的小說作品和散文作品出現。魯迅當然他有他的情況，他主要是在雜文方面寫多一些，